

小品畫，大氣象——黃君璧作品欣賞

韻度曲 梁君度

正在國立中正紀念堂一樓第二展廳隆重舉行的《白雲傳承·水墨初心——黃君璧、黃湘齡台北畫展》，展出黃君璧先生一批小品畫。這些作品雖稱「小品」，卻見「大氣象」，堪稱神品。

黃君璧（1898—1991），廣州南海人，中國現代著名國畫藝術家、教育家。他畢生致力於山水畫，尤以畫雲水瀑布見長。黃君璧先生傳統功底深厚，親歷了中國畫在現代進程中的繼承、演變與革新。



●黃君璧小品山水畫 17.7cmx11.8cm。作者供圖

清晰可見，令人不得不驚嘆畫家技藝之精湛。

在筆墨運用上，黃君璧更臻爐火純青之境。他以濃淡相宜的墨色，層層烘染出山水的層次與立體感；濃墨寫山巒之厚重沉穩，淡墨渲雲霧之縹緲空靈。筆鋒所至，或剛勁挺拔、或婉轉柔和，將山水神韻表現得淋漓盡致。那流暢的線條，如同靈動的音符，在紙上跳躍、交織，奏響一曲大自然的交響樂。

黃君璧的小品畫不僅技藝令人讚嘆，更蘊含深刻的情感與哲理。他以山水為載體，抒發對大自然的熱愛，寄託對人生的感悟。在他筆下，山水不再是單純的自然景觀，而是被賦予了生命與靈魂。每一幅作品都像一個獨立的世界，等待觀者去探索、去發現。它讓我們在繁忙的生活中，尋得一片寧靜的天地，讓心靈得以短暫棲息。

此次展出的黃君璧小品畫，以小尺幅展現宏大氣象，讓我們領略到傳統中國畫的獨特魅力。這些作品不僅是黃君璧藝術生涯的珍貴見證，更是中國繪畫藝術寶庫中的璀璨明珠，值得我們細細品味與珍藏，其所承載的藝術精神，也必將永續流傳。

說說話有多珍貴

姚珏 姚珏

剛過去的周日是母親節，北京巡迴回來後我一直忙於為5月11日的演出練琴，但是我們全家還是一起出去吃飯過節，我很開心。我們從事藝術工作的，別人放假的時候，我們往往最忙，因此很珍惜能夠和家人一起過節。其實能夠和家人在一起說說話，每個時光都那麼珍貴。

最近看到內地著名作家趙麗宏分享散文集《為母親作畫》的內容，這本書記錄了他在百歲母親失語後，通過在寫字板上作畫與母親進行無聲交流的真實感人歷程。趙麗宏多麼渴望再和媽媽說說話，但百歲後的母親不再能說什麼，只是對他的畫作有一些反應，因此他就不斷地作畫，而母親就在他身旁靜靜地看，有時對兒時的萬年青植物，或者是三毛的漫畫形象說出幾個字，趙麗宏就非常開心，甚至捨不得擦去畫作。人往往失去後才知道有多珍貴，我非常能理解作家的心情，我們平時從來都沒有感覺到和家人說說話有多難，但現在的母親節我已經再沒有機會和我的母親說說話。

我覺得和家人日常說說話非常重要。這種交流和溝通不僅僅是完成對家人的責任，同時也是完成對自己人生的感悟和提升。就像趙麗宏說的《為母親作畫》「並不是一本教人如何盡孝的書，而我們卻在閱讀中得到重重共鳴與感悟。歲月或許有盡頭，而愛的表達卻有無限方式與可能。」愛的對話從來都是雙向的心靈契合，我們和父母孩子說說話，其實

就是情感溫暖和人生鼓勵。我也是一位母親，我們的責任和貢獻其實對於這個社會是重要的基石。對孩子的教育不光是文化知識的傳授，更是思想的教育、精神的引領，應該成為榜樣的榜樣，身教比言傳更重要。孩子從父母身上學到的是對於世界的第一印象，學到的是做人的底線，學到的是解決問題融入社會的方法。

雖然我的媽媽已經去世多年，但她的善良、耐心和奉獻精神，時至今日仍深深影響著我，也是我不畏困難、不斷成長、培養年輕一代、為社會作貢獻的最大源泉。在母親節的特別日子，我更想念她，她的付出無可替代。

其實只要真誠地付出，多說說話溝通彼此的思想，孩子與父母的感情就會大不相同。我們也希望通過音樂來傳遞這個理念，5月11日晚上在香港大會堂舉行的「弦琴幾何」音樂會，70多個孩子登台，與我們香港弦樂團的青年樂手，以及我和牛牛一起演奏《親愛的母親》，以溫暖弦韻致敬偉大的母親們。我覺得要做好母親需要不斷進步成長、懂得奉獻，而天下兒女們也應該珍惜說說話的機會，跟父母去溝通吸收他們的人生智慧。愛需要把握當下，理解也孕育在日常的陪伴和溝通之中。

說說話溝通的過程就是一個互相學習，互相分享的過程，彼此真誠地交流和分享，才能建立信任和良性互動。孩子們也需要試着想想是否了解和理解自己的父母。好好和家人說說話，珍惜有限的時光，就像趙麗宏說的願我們在「表達愛意的路途中，都將抵達屬於自己的圓滿」。

母親節讀瓊瑤

鄧飛 鄧飛

母親節那天晚上，心血來潮，忽然想起瓊瑤。「八卦」她與母親之間的撕扯，結果撕扯出驚世駭俗的師生戀小說：《窗外》。別誤會，我雖然身為老師，但不等於對她的作品《窗外》有所共鳴（那還得了）。

喜歡她作品的讀者，大致分兩種，一種是純粹浸泡在她那種呼天搶地、痛苦扭曲的愛情故事情節，享受那幾乎是一種精神自虐式的閱讀快感；另一種則本身喜歡文學和小說的，並不困於那種「三觀不正」的愛情觀，總是描寫小三比正印更值得同情，而是被她的文筆所吸引。對於這類讀者來說，心情就非常矛盾了，一方面被她的文筆所感染，但另一方面又對她那種濫情煽情的小說情節有所不屑，幾乎到了羞於自認是其讀者的地步。

我不會告訴你我最喜愛哪一部，但她晚年的自傳《我的故事》卻讓讀者再次獲得閱讀的新鮮感。坦白說句，我閱讀這本書的初心，也是出於「八卦」心理，想比較一下她的自傳與林婉珍女士自傳《往事浮光》，到底兩位如何看待皇冠出版社老闆平鑫濤先生。平鑫濤的前妻是林婉珍女士，說句難聽的，平是拋棄林婉珍，改娶瓊瑤的，當然改娶之後也是恩愛相敬，否則瓊瑤女士也不會寫一篇網文叫「憶亡夫」。

我承認當初抱着八卦心理來讀兩位女士的自傳，但讀下來卻不知不覺消了這份八卦心，反而對兩位女士肅然起敬。瓊瑤沒有如她作品那樣煽情，林女士沒有咒罵抱怨，兩位女士的文筆都形同白描，口氣平淡，用詞質樸，特別是林不是專業作家，但平淡細膩中飽含真情，殊不簡單。掩卷之後，深為兩位女士性格之堅韌而折服。忽然又浮想聯翩，想起讀過的另一位名媛的回憶錄，外交家顧維鈞先生第二任妻子黃蕙蘭女士的自傳：《沒有不散的筵席》，也是異曲同工，不過顧黃二人各有虧缺，不贅。內地網民常常稱這種風格為「民國範兒」，其實從歷史長河來看，這種風格不是僅存於民國時代，甚至可以說是一種「前朝遺風」，儘管已經花果飄零，但仍不失優雅風度，淡然面對由盛轉衰的歷史人生。

我從來沒有文學創作的妙筆文思，頂多就是一個文學作品的「消費者」而已。文學不一定有實用價值，不是每個作家都能做到像瓊瑤女士那樣名利雙收，但好的文學作品能讓人為之動情、讓人相互共情，讓人能在冰冷的利益計算和科技量化的社會大潮中，保留一份人之所以為人的溫情。想起一首香港的舊歌：《今夜星光燦爛》。

繁華都市裏，自然何處安放？

百家廊 皖中鄉人

南國的風，裹着嶺南獨有的溫潤，拂過深圳的街巷。這裏一半是市井煙火的暖意，一半是現代都市的清朗，絲絲縷縷的溫柔，輕輕落在心底，熨帖又安然。

我和老伴退休後，跟着兒子來深圳定居，一晃便是十年。閒下來的時候，我總愛漫步在鵬城的尋常街巷，也去過南北不少大小城市，看遍人間煙火的起落，感受世事歲月的變遷，心裏慢慢積攢下，對城市文明與時光流轉的真切思量。

深圳以創新領路、以包容聚人、以實幹興業、以煙火暖城、以溫潤立心、以文化鑄魂、以生態築底，早已成為全國城市發展和都市文明的標杆。此番落筆，皆是我半生閱世的真切感悟，融匯走遍南北城邑的所見所感，不作嚴苛指責，不逞尖銳評論，只願在喧囂塵世中，尋回被遺忘的本真，將滿心的愛思與期許，化作寫給萬千都市人的文明心語。高樓一棟棟拔地而起，蔥蘢的綠意便一步步往後退守。我們一路追逐繁華，一路改造天地，可心底那片最珍貴的田園，又該往何處尋覓？

改革開放之後，現代都市飛速崛起。放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，不過是短暫的一瞬，卻以驚人的速度與規模，徹底重塑了我們的生存空間。樓宇越建越高，直直伸向雲霄；道路縱橫交錯，街上行人步履匆匆，不曾停歇。在這種疾行之中，心底總會莫名生出幾分惶然，總覺得少了些什麼。都市人的腳步越來越急促，慢慢丟掉了對天地自然的敬畏，淡忘與自然共生的初心，與養育

我們的萬物生靈，漸行漸遠。這不是某一座城市獨有的問題，而是所有新興城市高速發展中，都要面對的共性考題，是現代都市發展的真實鏡像——街巷的角落，偶爾有雜物隨意散落，潔淨的街角便添了一抹瑕疵；公共的場地，有人隨意攀爬越界，規整的空間便失了秩序；葱鬱的草坪，有人肆意踐踏折花，盎然的生機便留了傷痕……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，雖不會動搖城市發展的根基，卻如白璧微瑕，照見人們對自然、對公共空間的敬畏之心，正在悄悄鬆動。

比這些淺表的失序更讓人憂心的，是城市發展中潛藏的深層隱疾，我們用水泥硬殼封裹土地，大地失卻呼吸餘地，草木難扎深根，生機層層禁錮，是對大地的辜負；我們用高樓廣廈割裂天光，日光被切、清風被擋，自然靈韻無處安放，是對自然的禁錮；我們用無盡貪慾擠佔綠意，圍園遭蠶食、生態被打破，平衡肆意損毀，是對文明的透支。到底是讓大地沉默，還是讓草木自在生長？是讓高樓割裂天際，還是讓清風暢行無阻？是讓慾望吞噬綠意，還是讓生機滋養城邦？答案本該顯而易見。

人類親手擠壓萬物的生存空間，損害都市文明的生態根基，無疑是最愚昧的做法。人與自然的割裂，像一道無形的鴻溝，刻在都市人的精神世界裏，成了難以磨滅的文明傷痕。行色匆匆者，無心觀草木枯榮、四時變遷，漠視生命節律；沉湎屏前者，疏遠了山川風月、故土根脈，斬斷精神聯結；心

逐功利者，隔絕了天地清嘉、自然靈秀，背離本心本真……這般與自然疏離的狀態，讓我們成了都市裏的孤獨行者；即便身處萬家燈火，也倍感孤寂；就算身在人聲鼎沸之處，也無處安放內心。這是都市人文明缺失的直觀體現，也是對人與自然共生本真的深刻證問，怎能不時時警醒？

自然本真的遺失，不僅侵蝕城市的生態肌理，更體現在少年的言行之中，成了文明傳承的隱憂。不少孩子自幼長在樓宇之間，少有自然的浸潤教化，隨意攀折花木、踐踏綠茵，在公共場所喧鬧嬉鬧，少了對萬物的憐惜與敬畏。少年是文明傳承的希望。這般失序的模樣，是文脈延續、本真傳承的重大隱患，實在讓人憂心。深圳作為山海生態綠城、先行示範的標杆，在城市擴張、經濟騰飛的同時，始終堅守着生態初心。數十年持之以恆打造「千園之城」，以水潤城、涵養濱海靈秀，以綠築城、厚植民生根基，以精細的治理守護街巷潔淨、維繫公共秩序，以溫情的營造妝點都市繁花、營造宜居天地，在繁華與自然之間尋得平衡，為新興城市生態治理樹立了榜樣。

雖存在零星角落景觀護養粗疏等細微與局部的缺憾，恰恰說明都市文明的進階，永遠沒有終點。城市文明的根基，從不是征服自然，而是與自然相融共生，人類從來不是天地的主宰，只是萬物間的同行者。真正的都市文明，不是高樓硬壓繁花，不是速度取代從容，而是人與自然和諧相伴，繁華與綠意相得益彰。

別了

林爽兒 林爽兒

今年香港母校80周年，我們屆也畢業60周年，同學們由我們三年班開始相識，至今是幾十載了，我們仍因為有校友會而有校友的聯繫，幾十年啦，能聯繫到一個便一個，那份關愛的感情濃濃的。而我們自己屆自己班又積極組織，每隔幾個月便聚一聚，希望大家把香島情延續至永遠。

我在中途離校，沒有完成畢業之後便離去。雖然沒有畢業，但不影響我們之間的感情，所有活動大家都預我參加，我幾乎是沒有錯過的，因不想錯過跟同學們見面，有些可能不同班，在校時沒什麼交流，但會認得大家，又因為自己三年班便在那裏上課，學校所有的一點一滴都刻在心裏，學校不能不認我的啊！

因為是60屆了，位位都不年輕，其中有些健康有問題，不過都盡量到場跟大家一起，分享一下過往，抓住漸遠的過去，見得一次便一次。因為這些年大家陸續地失去一位又一位的同學，月前送走了患阿爾茲海默症的

和我聊天，我把他當弟弟。常常想起他樂天的笑容。上星期又忽然傳來消息，長江兄走了！記得數月前聚會，他帶着略疲乏的身體參加。我和他特別有緣，因為他的兄長是我們行業的大哥，關係不錯，兄弟倆把我當半個阿妹。那次的聚會是告別呀！他特別的拉住我，要單獨和我合照，又拉另外一位天明兄合照，他還很不經意地說：「以後有得影啊！」我沒有回應，但心中感到很不安心，沒想到那一句是遺言。

年事漸長，送別是避免不了的傷心事，經歷過生死，更體會到生命之可貴。年輕一代不似我們，身邊都是一起成長、有過生活經歷的人，必要珍惜眼前！珍惜不是空話，是需要時間的，花不起時間，嘴上說珍惜根本沒意義！



●我們三個比較談得來，左邊是天明、右邊是長江。作者供圖

穿PRADA的女魔頭也拯救不了的結局

鵬情萬里 趙鵬飛

從來都沒有什麼救世主，有的只是一顆不服輸的心，和為之拚上所有的努力。

電影《穿PRADA的惡魔2》正在香港上映。這部時隔20年的情懷續作，把傳統紙媒正面臨的傳播渠道轉移，讀者大量流失、流量侵蝕並日漸主宰選題的窘境，袒露在大牌雲集的衣裝光鮮之外。從事新聞業的記者、編輯、總編輯們該何去何從？焦慮、掙扎、突圍、堅守，每個詞都沉重無比，又都是當下每一刻都必須直面的現實。

電影的開頭極具諷刺意味，在新聞出版業年度佳作評獎揭曉大會上，斬獲最佳作品的記者沙蒂蒂（安妮夏菲維飾），在上台領獎的前一秒鐘，和所有的同事一起，收到了所就職報紙的裁員短訊。再優秀的記者也無力抵擋行業寒潮席捲時，撲面襲來的滔天巨浪。這也是當下紙媒正遭遇的慘烈現狀。

2006年《穿PRADA的惡魔》上映時，沙蒂蒂還是一個初出茅廬但朝氣無敵的行業新人。滿臉的膠原蛋白，配上橫衝直撞雄心勃勃，是代表整個行業欣欣向榮的最佳面孔。不過20年

而已，她美貌依舊，新聞業居然孱弱得不堪一擊。主角光环加持之下，安迪在失業當晚，就接到了重返《Runway》擔任特稿編輯的邀約。相較之下，她比她的調查記者同行們要幸運多了。她重新就業後的第一篇專題，就是要平息廣告客戶因報道涉血汗工廠帶來的震怒。這一層的諷刺，直戳新聞行業在生存壓力與商業壓力夾縫之中，不得已的日常妥協。

如果只是這些，對於紙媒而言還有日常應對的辦法。比如，以可供下載的電子版吸引智能手機用戶，以迎合流量的選題博取讀者關注，以壓縮日常採訪的經費降低運作成本。令人感到窒息的是，享譽百年聲譽的雜誌《Runway》財團掌門人，死在了自己75歲的生日宴會上。戲劇化的衝突安排，宣布一個傳統傳媒大鱷的離世，也宣告一個時代即將落幕。不出所料，他的兒子、新一代接班人，對於傳統紙媒並沒有多少興趣。除了立即大幅削減開支，也在四處尋找接盤的買家。《Runway》的總編輯、穿PRADA的女魔頭裴美蘭（梅麗翠翠普飾），罕有地顯露出束手無策的窘境。在牆上繪有《最後的晚餐》壁畫的古堡裏，她放低姿態，試圖說服刊

物潛在的買家，盡可能保留傳統，卻被直接拒絕。她落寞轉身的背影，讓人頓感蒼涼與無力。這位叱咤時尚秀場的風雲人物，面對行業巨變，也唯有感嘆嘆老矣。

技術更迭推動時代變遷，被拋棄的每一個行業翹楚都值得欽佩。沒有人永遠能站在潮頭，曾經站在潮頭的人風采不減。電影最終用超常規的上帝之手，給了一個看似光明的結局：欣賞傳統紙媒從業者的更大金主，收購了雜誌，並繼續執行原有辦刊傳統。眾人得以在華服倩影中，安身立命。很可惜，真實的行業運作，大概率不會因為某個調查記者和紙媒總編輯的過人魅力，就能引來頭部資本的青睞，讓整個刊物就此躲過滅頂之災。

鐵達尼號沉船旁的一塊浮木，不是長久的容身之地。何況，就連一塊浮木也不會常有。



●《穿PRADA的惡魔2》海報。作者供圖

內地旅遊的人民素養反思

湯植光 湯植光

談起旅遊，不少人總覺得「外國的月亮特別圓」。當然，每個地方都有其不足之處，這點無可否認。

然而，在內地旅遊時，確實比較容易看到人民素養不足的問題。現今內地香港旅遊頻繁互通，新聞不時批評香港的自然人景觀受到內地遊客不文明行為的破壞，例如在海灘胡亂撿拾垃圾、破壞生態；或在露營地遺下大量垃圾。或許這些都是免費開放的公眾地方，自然較容易吸引不文明的遊客出入、造成破壞，此所以香港特區政府也在積極考慮在郊野露營區引入收費制度。

不過，我想分享一下回內地旅遊的經驗。無論你到訪多昂貴的景點，或是設計上已能夠保護地景原貌的場域，總會遇到一些叼着香煙走來走去的大叔，又或者穿着睡衣在酒店大堂吃自助餐的大嬸。雖然這些行為與環境空間沒有直接關

係，但的確很影響旅遊興致，令人感覺格格不入。

更令人無奈的是，有一次我在古龍峽玩飄移飛車。那裏的規定是身高1米4或以上就可以自己駕駛一台車，目測有不少小學生年紀的玩家參與。但我親眼見到不只一個平頭大叔，在賽道上當自己是秋名山飄移車手，完全不按煞車手柄，直衝下山當碰碰車玩。我自己也被撞了幾次，何況是那些小學生玩家？他們根本沒有能力抵擋這種橫衝直撞。有一次我忍不住出口批評其中一個平頭大叔，他竟反駁說：「遊戲就是這樣玩的啦，你不玩就走路下山吧。」這種態度，完全漠視規則與他人安全。

這種現象，正是內地最需要提升改善的地方。語重心長地說一句：人的文化水平不提升，無論設計多麼完美無瑕的景區，最終也只是多此一舉、白費工夫。旅遊業的長遠發展，不能單靠硬件建設，更需重視公民教育與素養培育。